

北京大学历史系

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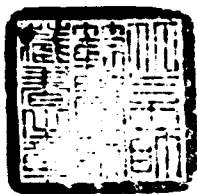
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

北京大学历史系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07688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1107688

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

北京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李克珍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系统排版

化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220千字

1986年3月第一版 1986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4500册

统一书号：11209·35 定价：2.10元

精装本：3.50元



翦伯贊同志遺像



◁ 翦伯赞同志1949
年5月在布拉格
世界和平大会上
发表演说



翦伯赞同志1958▷
年10月同夫人戴
叔宛在山东青岛
市崂山

0502/1

目 录

翦伯赞同志学术纪念会开幕词	周一良 (1)
在翦伯赞同志学术纪念会上的讲话	张龙翔 (5)
追求真理 勇于探索	
——在翦伯赞同志学术纪念会上的讲话纪要	周 扬 (9)
学习翦伯赞同志的求新求实精神	侯外庐 (14)
学习翦伯赞同志的治学态度	
促进民族史的研究工作	翁独健 (20)
在翦伯赞同志学术纪念会上的讲话	邓广铭 (24)
深切怀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同志	林耀华 (30)
坚持真理 无畏无私	
——深切怀念翦伯赞同志	田余庆 (36)
努力开创历史科学的新局面	
——纪念翦伯赞同志	夏自强 (46)
翦伯赞同志与古籍整理工作	阴法鲁 (54)
青年史学工作者的良师	吴宗国 (57)
片断的回忆	严文明 (65)
深切怀念翦伯赞同志	陈玉龙 (70)
艰难的历程	
——回忆我父亲翦伯赞同志的治史道路	翦斯平 (74)

爸爸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翦心情	(83)
忆与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为翦伯赞学术纪念会而作	翦天聪	(90)
论抗战时期翦伯赞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		
	荣天琳	(95)
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根本区别		
	张芝联	(123)
学习翦老治学态度和方法的两点感受	宁 可	(138)
学习翦老从戏曲小说中搜集和分析史料的治学方法		
	许大龄	(144)
开风气之先的史学家		
——怀念翦老	田 珏	(158)
对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历史评价		
——为翦伯赞同志学术纪念会而写	苏双碧	(176)
农民战争“宗教色彩”的比较研究		
——纪念翦伯赞同志	范达人	(189)
翦伯赞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		
西柏林自由大学 罗梅君博士		(213)
翦伯赞同志和《中国史纲要》		
邓广铭 陈庆华 张寄谦 张传玺		(221)
翦伯赞传略	张传玺 杨济安	(232)
翦伯赞著述目录	杨济安 编	(255)
后记	北京大学历史系	(306)

翦伯赞同志学术纪念会开幕词

周一良

北京大学前副校长、历史系主任、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同志被迫含冤而死，已经十四年了。二十年之前，他就任副校长；三十年之前，也就是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之后，翦老担任了历史系的主任。今天，我们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开这个学术纪念会，来纪念翦伯赞同志。

翦伯赞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早在三十年代，他就信仰马克思主义，参加了共产党。他是早期积极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者之一，也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的极少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解放前，翦老不仅研究历史，而且以自己的行动，在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现代历史篇章里，留下了革命的足迹。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党的领导下，运用犀利的笔锋，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历史和现状，对独夫民贼蒋介石和倒行逆施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抨击。当时翦伯赞同志在以历史作为战斗工具，使古为今用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翦伯赞同志在主持历史系系务的十几年里，首先抓、经常抓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他对同学讲，对教师讲，既讲他学习经典著作的艰苦，又讲他学习以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历史问题的甜头。他坚信马克思主义，而绝不僵化；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而随时代前进。他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轻视少数民族。但

作为少数民族的一员，他却从不忘记汉族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作用，不断反对以狭隘民族主义态度来研究和论述历史。他反对空头理论，看重史料的重要性，要求史料依据的确切可靠。但他更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统帅和指导作用，认为应当观点与材料相结合。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就是不断把观点与史料很好地结合起来的，在这样实践的基础之上，翦老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他的史学思想，其成果就是《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等一系列理论性文章。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常常说的一个比喻。翦伯赞同志说，历史史料如同散在地下的一大堆古钱，你必须要有根绳子，才能把这些“孔方兄”串起来，而这个钱串子，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北大历史系十七年里毕业了大量的学生。正是由于翦老的教导，他们一般都比较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因而在各种不同岗位上，能够胜任工作，作出成绩。

翦伯赞同志对于教学和研究的的关系，主张二者相辅相成，不能偏废。1958年以后，大学里不断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搞教材，甚至让没有学过那门课程的学生来编那门教材，一门课的教材许多学校在编写，反复在编写。他对于这种现象，是有看法的。他主张教材编好以后应当实践使用，稳定几年。在这期间，抓紧重要问题的研究，等取得研究成果以后，回过头来再修改教材。这样作，重要问题才能得到突破，学科方能得到进步，教材才能真正得到提高。1959年，在翦伯赞同志积极支持之下，历史系出版了发表师生研究成果的刊物《北大史学论丛》。他为这个刊物写了《谈谈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结合问题》一文。现在回想起来，他在“大跃进”的气氛之中写这样的文章，是有其深刻含义的。在周扬同志领导的文科教材编写组里，翦老自己主编的教材《中

国史纲要》，就是在历史系同志们研究基础之上所编成的。经过翦老精心指导，刻意琢磨，直到今天，这部书还是史论结合比较好、比较受欢迎的通史教材。

我系考古专业的设立，是翦老主持系务时采取的重大措施之一。院系调整前的北京大学，只有博物馆专修科。1952年，在历史系参加下，举办了考古训练班。由于建国初期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真是出现了古人所谓“地不爱宝”的现象。从旧石器时代到明清时代，地下古物不断发现，考古田野工作人才和研究人才的训练培养，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翦老积极主张在系里开办考古专业，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大学里的第一个考古专业。我还记得，他当时为了给考古专业聘请教员，制定计划，城里城外到处奔走，任劳任怨，煞费苦心。今天，我系考古专业已培养出几百名毕业生，散布在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岗位上，有的还担负着领导职务。考古专业之所以能为国家作出贡献，饮水思源，不能忘记翦老的功绩。

翦伯赞同志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但是，作为系主任，他对于系里外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对于外国史方面人才的培养，同样给予关心和重视。大学历史系里成立世界史专业，北大是最早的一家，而这又是在翦老积极倡导、热心支持推动之下实现的。五十年代末，不少学历史的留学生从东欧各国回来，翦老主张储备这些同志在系里。他认为这些同志暂时可能没有课可教，不能发挥所长，但应当让他们对所留学国家的历史深入研究，准备以后各门国别史学科的发展。同样，系里聘请外国专家所培养的人才，翦老也主张尽量保留，以推动和加强有关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不幸由于历次运动的冲击，他的主张没有能实现。

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创办，也是和翦伯赞同志的支持与赞

助分不开的。他不但代表历史系和金灿然同志等积极筹备规划，而且特为在《光明日报》写了题为《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谈到古籍整理问题》的文章。翦老指出，整理古典文献这个工作：第一，与厚今薄古的方针不矛盾；第二，不是没有思想性的纯技术工作；第三，它本身就是科学研究。翦老的文章既正确地宣传了这个新专业的目的性，又解除了社会上以及与这个专业有关的人们的思想顾虑，可以说是替古典文献专业起了开宗明义、鸣锣开道的作用。最近，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大力开展整理古典文献的工作，又有一些大学开办了这方面的专业。翦老二十多年以前提出的这三点，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说服力。翦老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为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以后，文化学术界这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而欢欣鼓舞！

翦伯赞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却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一定要学习他刻苦钻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意志，学习他坚持真理，勇于开创事业的战斗精神。我们一定要继承翦老遗志，实现他的种种设想，办好历史系，让它在祖国四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翦伯赞同志学术纪念会上的讲话

北大校长 张龙翔

同志们：今天，我们聚会在一起，举行翦伯赞同志学术纪念会，周扬同志和一些领导同志在百忙中出席了我们的会议。到会的还有许多兄弟单位的同志。我代表北京大学向来宾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感谢！

翦伯赞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早在民主革命的年代，他就积极投身人民革命运动，在党的领导下，用历史科学为武器，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反动派，批判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旧史学，同其他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道，披荆斩棘，为在中国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进行了勇敢的战斗。全国解放后，翦伯赞同志全力以赴地从事史学工作，大力提倡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历史教学和科学研究。翦伯赞同志除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职务外，1952年被任命为我校历史系主任，1962年又担任我校副校长，直到1968年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残酷迫害逝世。三十年来，他为我校历史系和文科教育的建设，呕心沥血，做了许许多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献出了毕生的精力。翦伯赞同志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史学思想，而且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研究成果。他公开发表的著作共有十七部，文章约四百篇，总数达四百万字之多，他还主持编辑了数千万字的资料。

翦伯赞同志的一生是学习、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一生，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今天，我们召开学术纪念会来纪念他，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学习他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道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继承他的遗志，振奋革命精神，办好历史系，办好北大文科，为开创文科教育的新局面贡献力量。

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是我国各项工作的总的指导方针，也是我们办好文科教育的指导思想。依据这个方针，我们必须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人。翦伯赞同志在担任副校长期间，对我和历史系师生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十分关心。他经常教诲学生说：“你们上大学，当然要勤于采集知识的黄金，但几年中能采集的黄金终归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要把点金术学到手，这种点金术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63年，他在中共北大党委扩大会上，以《巩固地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教学与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为题，发表讲话。他肯定了“解放后十几年来，我校在马列主义理论教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指出有“少数的同志对于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有些放松，甚至有忽视马列主义理论的倾向。”他提出要“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执行新的教学计划，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努力提高教学质量”，“首先要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教学、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在讲话中，他还广征博引，循循善诱地介绍了学好马列主义的态度和方法。翦伯赞同志的这个讲话对推动我校文科师生重视和学习马列主义起了很好的作用。

翦伯赞同志不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而且坚定不移地维护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同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道，对我国史学界和学术界一度刮起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虚无主义和浮夸、浮躁的极“左”歪风，以及在历史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进行了严肃的批判。1962年，他在指导编写《中国史纲要》一书的过程中，针对上述倾向，运用马列主义理论，阐述了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原则问题，提出了正确处理史学研究中一些问题的意见。为了反对错误倾向，他冒着风险，先后在北京、呼和浩特、苏州、上海、南京、扬州、南宁、桂林等地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公开提出：“在真理面前，不能让步”。后来，他把自己的讲话写成文章，在报刊发表，其中《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是最重要的代表作。正是由于翦伯赞同志和其他几位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带头批驳将马列主义简单化等“左”倾思潮，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过去文科教育失误较多，“左”倾的错误给文科带来的危害更严重，我们应当以翦伯赞同志为榜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纯洁性，继续清除“左”倾流毒，使历史科学和文科教育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现在，我们国家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文科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文科教学和研究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翦伯赞同志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积极参加现实斗争；在史学战线，他一贯提倡史论结合，古为今用，密切注视和研究学术界争论的重大问题，在历史分期、历史人物评价、民族问题以及历史剧等方

面都作了深刻的分析。当前，我们文科师生中有人不愿意研究现实问题，不愿意下去调查研究，我们要注意克服这种脱离实际的倾向，提倡、鼓励和帮助文科师生加强理论联系实际，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党的十二大为我国制定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伟战略目标，提出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任务，把教育和科学作为战略重点之一，我们要进一步认识文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翦伯赞同志作为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一贯十分重视文科的建设。1957年，当毛泽东同志接见翦伯赞同志时，问他在高等学校担任系主任有些什么问题 and 意见，翦伯赞同志回答说：“现在是重理轻文”。毛泽东同志说：“从我们的历史和现状来看，重理有道理，但轻文就不对了。”翦伯赞同志在主持历史系工作和担任副校长分管文科几个系的工作中，辛勤操劳，提出和采取了加强文科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建议和措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忽视文科的现象不仅得不到纠正，而且出现了“文科无用论”和“文科危险论”。今天，情况根本不同了，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发展文科教育的大好形势。我们要认清形势，开阔眼界，振奋精神，克服困难，努力开创文科教育的新局面。

翦伯赞同志虽然逝世了，但他那敢于创新的战斗精神和丰富的学术遗产留给了我们，我们召开他的学术纪念会，就是我们要继承他的学术遗产，学习他的史学思想，发扬他的战斗精神，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使我们的历史学科、我们的文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追求真理 勇于探索

——在翦伯赞同志学术纪念会上的讲话纪要

周 扬

翦伯赞同志是“文化大革命”中迫害致死的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参与负责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同翦伯赞同志接触较多，在感情上建立了较多的联系，彼此的了解也更深了，所以这次纪念会我非来不可。

翦伯赞同志，还有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等同志，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阐释历史的一批学者。他们是拓荒者、开路人。我们对他们要有应有的尊重和评价。德国的莱辛说过：假如上帝一只手持着真理，一只手拿着追求真理，问我要哪一个，那我就说，要追求真理。因为真理是不能穷尽的，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问，它怎么能够停止呢？所以，莱辛讲，他要的不是真理，而是追求真理。如果是现成的真理，那不是发展到顶峰了吗？那不是可以靠现成的真理吃一辈子了吗？翦伯赞同志享有很高的声誉，很不容易。就是因为他有那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勇于探索的精神。我们搞科学研究，就要提倡这种精神。

刚才张龙翔校长的讲话中，引用小平同志的话说，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这是我们总结长期的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过去毛主席也讲过，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但是，邓小平同志讲这个话就更不同了，因为他不但继承了毛主席的正确经验，而且有毛主席离开了他自己的原则犯错误的经验。

“文化大革命”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是错误，但它的经验不论对个人，对我们党都是非常宝贵的。黑格尔讲过，认识真理是很不容易的，就象在一间黑屋里摸索，有时摸到了金子也认不出来，当然摸到的许多并不是金子。但是要提倡、要鼓励这种摸索的精神。学术发展的道路要鼓励这种精神。马克思也是走自己的道路。他在《资本论》里面引用了但丁的话。马克思十分尊重但丁。但丁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他写了一本书，就是《神曲》。他敢于打破中世纪的迷信，坚持走自己的路，披荆斩棘，历尽艰苦。他比马列主义还早好几百年呢！所以，马克思对但丁的评价很高。马克思主要有两大发现：一是剩余价值理论，你不能推翻它；二是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最根本的是物质基础。马克思发明过许多真理，但最主要的是这两大真理。这两大真理，恩格斯称之为发现，是了不起的，是站得住的。

我觉得，所谓在学术方面的思想解放，就是要坚持探索，要像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这些开拓者们一样。当然，他们也不是探索得都对了。我们要学习这么一种精神，学习他们追求真理的精神。过去没有党的领导，当然错误会更多。现在有了党的领导，可以避免少犯错误，但也不能完全使我们不犯错误。我们要用敢于探索的精神来教育我们的学生。当然，今天追求真理，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离开社会主义。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离开社会主义，那就不对了。为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到胜利呢？因为这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实践出真理嘛！不是有一股所谓自由化思潮吗？为什么人家不拥护？实践还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嘛！因为它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现在党中央提出各种新的政策，还要继续被检验。经过六十年革命实践的检验，证明共产